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八

宋史綱鑑補註卷之八
明趙鼎 王世貞 黃編纂

宋紀 附遼紀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君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諡曰欽文睿武昭孝先帝昇永泰陵 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照豐靈人得志橫行進取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丙寅元祐元年遠大安二年閏二月蔡確有罪右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琦張璪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上疏山曰元祐諸賢蔡確太甚往往極力詆毀之不知小人未必去過所害國家罪其忠諫

丁南湖曰王觀蓋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進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之眾論君子謂帝

之納諫觀之盡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道一慶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遺史狀示之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

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

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違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釁也初政即罷蔡確

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詔詳定役法免役法行歲收餉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過苦復役

士耶勿貳哲宗其庶幾矣國禁勿馬先至是請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歛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益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

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此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戍帑以養兵兵出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

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復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

色忿然軾曰晉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純仁曰去其泰甚

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吾恐詭說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週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達富貴哉光深謝之溫公一聞

三伐兵農為

易成

法相因則事

詳定役法二

害輕重略等

皆家知所先

中國相司馬

朝謝奏

許乘肩輿入

公事今以屬

除四害未

先歎四害未

治擬宋

馬光為

左僕射

共成元

一先役之法實大類此役法可顧不可差今日不許執

言言純仁言去泰甚後當熟講

行萬世學者之師

可馬先王差

顧後王差

失何如

蘇軾至言

崇政殿說書

謝表

輔養之道不

可不至

以文章節行

行高一世以

道德經濟為

之論而即謝之。可謂改過不時差役之後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額役無一違者。諸政事堂白。先光為萬世學者之師也。蔡京所作二事而終身為禍之謀盡見元豐末附蔡確將官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一也。又司馬光來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即本行差役法以效光之喜。一也。大附確者其所習。則先者其所趨。習為小人。則其忠清勉從君子則其忠掩。此京之生。所以卒能傾宗與之。

呂氏中曰。司馬先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益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各職分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網實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閻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謀。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欲。則樂於顧之役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顧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率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於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目。論鄧綰李定罪。放於滁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靡費巨萬。而功用不成。獲堤人溺死無算。遂出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實足以見程宗崇儒重道之意也。顧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名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膺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謹能留之分。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張時泰曰。哲宗以落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構。而反成黨禍。惜哉。

王安石卒。安石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復強。快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眾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愛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山邪排擯忠直。躁

已任知道則
學純心正則
路暢韓掩跡
顏孟

擬宗以呂公
著為尚書右
僕射謝文
擬宗以水彥
博平章軍國
重事班宰相
上表

韓維回思之
對何如

子孫觀德而
成
擬宋程順修
定學制進呈
表

學校禮義相
先之地故試
為課置尊賢
堂以延道德
之士
風行檢以厚
風教

治道在去太
甚

迫疆虞使天下之人翫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邪嗣虐毒流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亦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韓方山曰介甫振古之豪傑其志直欲親周禮郁郁之盛聚宋室於三代之隆舉稷契乃其所自任者夫何法制一而紛更債事而朝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嗤之噫介甫初欲為何如人而乃今一至於此也良由其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一己之臆以為天下之人莫己若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思且諱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天下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敵固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豈非理勢所必至耶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起經延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特書子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母教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許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周靜軒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既明經而又行修是本來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時司馬光為相請立是科而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歉矣故綱目交與之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即神宗崩維以提舉崇山崇福宮在崇山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貴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憂憂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職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弊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命程頤等修定學制擬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杜絕無所諮詢御史中丞劉

命修定條制願大舉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史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鵠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廩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史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目

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今建寧安置○劉摯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安石○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末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幾禍貪功好兵喜競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難勝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員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

觀之謀孔子為魯司寇少正誨示三苗之窟○三苗國名為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然之乃詔前朝命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

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表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二邊清晏尋兼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左右皆感涕欷歔而命帝進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還歸院序記者亦括言也今知東坡而宋景文所見則見此者長非其所非則蒙非者非者其形於詩歌實於賦頌記於碑銘者千已軾君之辭矣其間殆猶金石而軾所不能從○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爲奉聖公賜諡他賜濟路司蓋宜供官以報其子

畢竹晦昭吉
或戴執石
救治

范鎮學本六

禁周王氏經

兼字說
兼是轉而得
蘇合

程頤論坐講
之儀
祖宗尊儒重
議之成美
萬世帝王所
當法
天下重任君
德威就濟經
程頤以禮法
自持
公
臺諫當拘至
洛黨蜀黨朝
呂九防范祖

第○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色極嘗與同列奏事論
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譬若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達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
時改易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
吾所欲為者實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
在萬衆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子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與升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鎮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
輊焉提傳居前不能令人難居後先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二年通鑑大義治平元年夏崇宗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謂書子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
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
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取王氏學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謂此以是取利所謂學者實
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何異楊墨淫詞之害乎久而成習浸不
知非苟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於科舉革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
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廷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適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廷和殿開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
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順正講尚書邢昺兩講
春秋皆在殿上生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太祖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
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
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四月詔文彦博十日一議事都堂欽此○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師道博學善文高介有
節安貧樂道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師道官至和書正字卒於
性金以贈亮不赴出且不赴章傳之願見不暇起之之辭來而陳亮更氏不以傳之章行願以傳之文亮是亮子時師道者○復賢良方正科等○七月韓維罷○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
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細目頤在經筵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廢禮事畢欲
往弔頤不可曰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
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初軾館職策問誘誑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拘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聞於是
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抵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
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厚賢威在朝不

出不立黨
胡宗愈近無
實論

同黨自分為
三

懷接道宇
當作首

朔亮自守之
兵洛黨應敵之
兵

公著仁者之
勇
擬宋以呂公
著為司空同
平章軍國事
謝表

三公平章軍
國事者四人
拔士如韓巨
石
數十人而制
牛虎

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隙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性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常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好。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劉定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儒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爭僥倖。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格舉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共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放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拔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吊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愈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己之尊乎。不異己而惟頤之異乎。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趣有在矣。

丘瓊山曰。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也。不幸當群姦誤國之後。正當相與同心協力。以翼正拒邪。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此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為己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者。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救。正何哉。

罷右司諫賈易。賈易職諫理宜縱恣言而時易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彦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解之。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專擅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主存私願。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順大義治平二年。正月。後置廣惠倉。哲宗思及無告所。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其二人。世美其榮。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宜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變。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愛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卒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實武協力。同心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宵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

一得志至於寵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懷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事默然

公著當武前車之覆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許浩曰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昶之慮也公著當整前車之覆擇小人而遠之拔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拔自安民始天下之正士庶亦因類而進熙豐小人履霜之戒無由至矣然得書默然未聞有薦拔之語何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鼎發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罕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皆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九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戶部獻天下民數

三十九百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三萬

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公著重宏而學粹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當先德行

己巳四年順天義治平三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閉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大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者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聘解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吾每不自勝一詰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三月胡宗愈免○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無名次高下處初司馬先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今典自於論策參之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俟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令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剽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張時泰曰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就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譬之用規矩繩墨以正梓材也乃若安石以私學取士則是棄規矩繩墨而求其材之成也可乎哉

擬宋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謝表

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人主正心修身之要游車盛亭

詩

郝觀山忠言

直節

此路荆林七

十年

聖朝宜務寬

厚

大臣當知國

體

元祐所以變

為紹聖

擬宋御通英

殿聽讀三朝

實訓賀表

擬宋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謝表

却立政容

天下異人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諫議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所繫者也言以范祖禹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

日治亂知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又上疏論

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確固小人前被職職因吳處厚之私意擬安置新

書安置而不著所寄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令德○當游車盛亭賦詩十章其詩五篇確大臣亦失厚之私意道置新

止之以疾○思之乃以疾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令德○當游車盛亭賦詩十章其詩五篇確大臣亦失厚之私意道置新

上之中書○諫官宗正寺卿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令德○當游車盛亭賦詩十章其詩五篇確大臣亦失厚之私意道置新

為不可○文彦博欲貶確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令德○當游車盛亭賦詩十章其詩五篇確大臣亦失厚之私意道置新

王存言於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竄詆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幾

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要安詩劉安世論純仁完確純仁亦力求罷

王瓊山曰邵伯溫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固何足惜而純仁乃欲薄其罪存大體也而劉安世乃論其黨確至

謂其有朋奸之心嗚呼元祐所以變為紹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亦未嘗無罪也

呂崑山曰元祐之去小人也呂正獻范仲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狠暴戾而必逞其私

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怒已積可謂至愛二

賢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太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觀范純禮呂希哲於遠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

而金狄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則豈有紹聖之禍哉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韓琦許將為尚書左右丞十月御通英殿聽讀三朝實訓○太祖訓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

劉摯傳亮命為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聞禁中免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

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

未然則誠為過反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子五年○遷大安治平四年二月及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蔣蘆米脂浮圖等皆見前安○太師文彦博致仕彦博復居政府無歲不來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彦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彦博亦求罷乃致仕令有司備

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彦博於殿門外卻立政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禮庶務雖精錄少年有不如其實乎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張時泰曰潞公平章章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恩篤矣然而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即伊尹周以寵利居成

功之心也

人當以聖賢為師
傳免俞碩論
二相欲用調停

嚴夏正諫無隱
聖學當辨邪正

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擬宋以錄載為翰林學士承旨謝表

三月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亮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諒使中外之人汲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倖倖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免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亮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解太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忘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神宗元豐元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丞王巖叟會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踏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

疑是又用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若更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固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修之○中書侍郎傅亮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丘瓊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己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去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棹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言則主棹與篙者即弃去不顧幸其舟穩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為國子為己乎人臣委質事君不宜如此也

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凡釋奠者設席饌醑奠也或曰釋奠也戰國具而安設之也宋以儒立國獨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日用上丁者子陰大也天象大教宣明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養後日何可繼也

二人實有士望
諫官當用正人

聞者乃服○建小學於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楊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誅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與君錫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異於色紫之量有愧焉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休戚誘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忍勇於去惡竟為朋讒所奇中遂與大防有隙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行觀天曆○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堯俞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謀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富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堯俞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史臣斷曰正直之士多務矯激此所以被禍獨慘身名罕全也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傳堯俞皆善安石及與論新法皆以正直行之元祐貶斥小人則又從寬不肯矯激太甚凡處事率循此道故於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知德也哉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三月。以程顥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顥解遂差管勾崇福宮。顥服闋音缺。服終也。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軾進曰。顥

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蓋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

乞召勸講必有補聖德不聽○四月立孟氏為皇后洛州人將軍庾亮之孫閭門武侯之女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慝選世家百餘入宮至是諭執政

曰孟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六禮使謂大迎使發冊告期使納成使納吉使納采冊為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

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杜絕僥倖之原澤武疆之臣。蘇軾為門下侍郎兼侍讀十一月翰林侍讀學士。韓忠彥知樞密院事。○九月召蘇軾為門下侍郎兼侍讀十一月翰林侍讀學士。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大祐民安三年。夏○三月。蘇頌罷。○六月。梁燾龍燾自立朝。一以引進人物為意。嘗作薦賢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熹笑曰熹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熹未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熹具奏訪

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甚希然之

○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諫太扈諫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龜筍蓋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出

終不肅信臣辭賢乃大皇太后乃以其最爲誠諫大夫然臣曰諫官當用正人豈不可用乃止○太皇太后高氏崩聖烈皇后有太皇太后下降呂太后乞此等閑奏太皇太后曰此市無主事至於立此事宮家工深口之人曰生計衆公多有同伐宮家者且勿

此聖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涉後必多有謫庸官家才空後

女中堯舜

元祐格書去
照舊舊法

堯祖禹經世
之文
二公先見之
明
二公忠實日
月
仲委可謂忠
純仁有時望

四方拭目以

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今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史略太后至世前有事於朝君子之懷後世以慶唐元祐並稱焉我神宗祚兵之後與民休息連王武臣下今勿生事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

史臣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呂氏中曰宣仁起菴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博雅所能阻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一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平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職秦晉利差役異朝利頗後各有利病不舒寬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不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不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十月帝始親政內付劉瑋等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是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據宸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義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故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使者萬數太皇同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眾言逐之皆上負先帝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好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臣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機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使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特錄數方具疏將謀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數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付劉瑋等十八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發明范祖禹二公之疏可謂先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房山小童征說人說觀而始禍微宗嘗指宗○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帝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享壽遂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趨入觀時會慶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誠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季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微而行以誠薄俗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之竟起遷畏為禮部侍郎畏畏有叛大防意與大防相反自開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綰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賜首版大防首倡紹述者為章惇等紹聖之禍當以楊畏為首然畏忠於國未幾即被貶而後故本傳為其建於元祐建於紹聖天下目為三變其傾危反覆周旋不窮當時雖有帝家一之計耶而亦庶幾行也

林希柳竿于地

奉世簡重有法度

家世推知事君不悅士大夫公論

梁載孟出公錄頃知君臣之義
憲卿希聖留京
信史謗書
常安民勳章
蔡京奸邪
君子以明哲保身為賢

壽國柄一入其手則竄迹追貶始無虛日而士氣索矣然余猶怪之漢唐小人得意不過在竊權受賄之間而宋之小人則特欲東國鈞政制度起邊功涼毒于天下。一可怪也。漢唐小人安心為不善而其言亦直以為利爾矣而宋之小人必欲傳會經義比跡聖人言利則宗周官紹述則主大孝使人主惑之終身不辨。二可怪也。漢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以勢力驅使人或從之非必心相比也。宋之奸臣乃能心乎意結率數士相比於元祐之末惠卿章惇皆遠竄在外猶能以其說搖朝廷聞宮禁一人得手即反覆之間排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嗚呼君權不立則君子務為自完而利法大弛務為自免則危机莫回釀禍以至於斯卒之自完者亦竄元繼以至於亡也豈不大可哀哉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欲使希典書詔遣希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諸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柳竿于地曰壞名節矣○復免役法○以蔡卞為國史脩撰○聞凡取吏部尚書彭汝礪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聞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科置宏詞科○劉奉世罷奉世敬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推知事君內有不悅特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七月追奪元祐宰相馬光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屍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摯子摯孫且得罪若摯願國事不違怒若摯俱責告○初朋黨論起帝曰果意每起中正之論其間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元無所限正意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其無天下何初朋黨論起帝曰果意每起中正之論其間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熹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九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又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使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王安石壻也以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聖下詔重修進于是祖禹等並坐貶職無降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掩隱庭堅曰如公言蓋按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個亦洛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乙亥二年遷居元祐五年二月復保甲法○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懷定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惇遣所親信詰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論自任與人為怨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徒遂從而和之惇遂乞休惇不復復論蔡京遂足以惑眾卿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宮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達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

宋哲宗紀

安民曉確不與往還安民直節素定

安壽不能如劉奉世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開命怡然就道

路公名聞四

果斷有大臣

風公朝野倚

本朝治道遠邁漢唐

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託他事貶安民監徐州酒稅安民上言數端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貶

張時泰曰君子應群邪之中固當以明哲保身為第一然安民言官也故極言聖小之惡而不顧是其死職之宜也安民其賢已乎

史臣曰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蔡京用事入黨籍落二十年而卒安民者豈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止可謂任重道遠之君子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英黨借以攻○十一月安壽罷壽與張商英為布衣交情親其助已而壽不下之因有隙反黨教常安民信遂言壽與

也○股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教章惇言此數人當終身勿徙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

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大恕好惡任情遠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上遵前軌願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徙知隨州

丙子三年遼興隆二年○夏正月韓忠彥罷○七月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言中求乳婦祖禹安世聞之

之乃言乳婦指使好教也○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瑤華宮時劉純仁好持龍不獲于后后胸中不能平因成諫會言中為石稱利

丁南河曰罷元祐功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皇后立嫡好是夫不夫也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三綱為之本耳三

綱盡廢而金狄之難萌微欽之禍兆矣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龔原少師王原石

丁丑四年遼興隆三年○夏二月追貶元祐宰相呂公著司馬光傳免龔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邪議

聖人學得天性
火人與鬼

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上則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有雖在官禁錮。與入禁錮。宗室子弟有罪。必出卿后。觀此動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皆屬祖宗。以奉慈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有下不須述法。前代但書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無之法也。○三月。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章惇議遣呂升卿等察訪領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愆。志不快。於是蹇序辰請編類光等政廢法度論奏事狀。猶舊。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脫禍者矣。下黨薛昂林自。又乙毀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謂理曰。神考少年之文。爾雅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謙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賈板高閣。不敢議毀矣。○四月。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爲司戶參軍。○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爲崇信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司馬光也。○七月。火入與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

宋史斷曰。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天按火入與鬼。乃賊在君側之兆。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爲垂象以明之哉。紹聖初。姦倖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逆郡邪。譴說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莫如惇也。始惇與確等深爲結納。垂逆政鼎。內邀定策之功。外連熏灼之勢。然猶離披不已。縱暴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詆謗宣仁聖德。廢出賢后。援立幸妃。置詔獄於掖庭。塞允戚於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惇而誰。

十一月編管元祐誦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吳言者論頤與司馬先同惡相濟削籍貶涪○復立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正月得秦聖十咸陽咸陽將民踴躍於河南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發明真宗

帝而遂有大中祥符之祐詔宗得咸陽之璽遂有元符之書古人名人即此

此元其所由來漸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瑞改元以為令典何具謬哉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蠶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謨文篆刻之于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獻宮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兄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髀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於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再閔碁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謝尚引兵入鄴助家固約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耻也愚凡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廆所取璽或者實在燕失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長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湖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璽未嘗送晉而璽于此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景賢棄之并間郭元遠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陽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隋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辛同歸於後唐兵後唐廢帝從阿與璽俱焚燬之者石晉晉出帝

重貴獻遼太宗德光謂德光曰昔靈先帝所為也蓋自有秦靈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順之故難盡究詰而至平重貴降遼之日秦靈之毀於火也已昭然矣哲宗祭京而能復得之於咸陽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靈號年為元符既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乎常觀秦始皇傳國其言著於靈曰受命十天既壽永昌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靈而其短世絕傳何有十受天命而壽昌哉

三月下又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望下獄遂綱元祐宰執劉摯蔡京孫南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京觀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甫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下備位丞相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下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蔡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堂慶大日在上此語易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明日惇下再具狀駁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廢五月受天授傳國夢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王淵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惇下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下又懼土豪為難連利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當世故之弊自蔡族起者不遇而止惇下之憂為難連利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當

乙卯遼壽隆五年九月皇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竄石正言郭浩于新州初浩嘗勸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異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詰浩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勒停職營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郭浩不言可以絕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盡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曰事有大干此者乎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遇者以聞連詣諸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詭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侯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張時泰曰嗚呼哲宗無罪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遂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歐後汴宋淪于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郭正言孤忠勁節固人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禍之所以易招歟丁南湖曰章惇獨相羅織大獄威傾四海郭公每觸惇忌仍劾其不忠之罪未報而即諫帝立劉氏復由折極人所難言是謂古忠臣

問以家事不答
答誕三以書
勸郭浩玉山
主人對客問

取奏有雙
在德不在靈
實陸不是過

郭浩陳立劉
妃
祖宗大德可
法者多畫浩
以氣節相激
厲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士
所當為未止
此